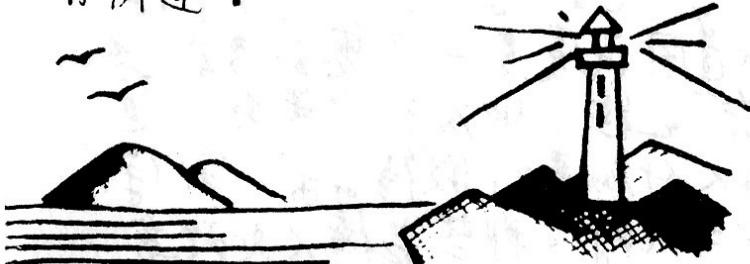


次作階下囚的故事，讀者諸君大概還依稀記得。她的陳情求援書登在民主潮流第十一卷第廿三期（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），「上監察院請願書」登在民主中國第二卷第一期（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出版，為民主社會黨之刊物）詳細敘述她的遭遇，令人掬同情之淚。苏氏在獄大十數年，他的妻子獨自茹苦含辛，撫育六個子女長大成人，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。苏氏身体本來就不好，受到国民党酷刑的折磨，有幾次已瀕臨死亡的邊緣。蘇洪月嬌女士始終不畏強權，奮鬥到底，現在成了夫婿的接棒人，繼續為台灣的前途而奮鬥，她的信心勇氣無敵，令人欽佩。

最近的報紙報導，有議員蘇洪月嬌在議會撕毀頭角，要求政府公平處理中壢事件。她仗義直言，擇善固執的精神，不讓其夫蒙冤，專美於前，第二了苏大砲又產生了。有這樣的女性做為我們的榜樣，誰敢說台灣沒有前途？



作夢記

（三）懷鄉客

最近懷鄉客因為懷鄉而三餐無味，睡未入眠，做工作總是煩惱，那一天過早一起床，拿著筆和紙講科太乏，把昨晚作夢的經過寫出來，供大家鄉親聽話。

“阿華，你好！離別多年難得今天在美國見面，你到美國多久了？”

“今天不到美國”

“那麼有朋友情，你一到美國就有老朋友。”

“我是專程來美國看你的。”

“是有什么大事情勞動您千里來訪？”

“我是尋找你該之中壢事件”

“什麼？這件事你那裡也知道？”

“那裡會不知：那了殺人魔台僑王罪惡多端，殺害了我多少臺灣鄉親，閻羅王很生氣，要了他的命，我們至「生死門」，一直他的死期，要把他修造成永不得超生，所以我們對台灣發生的事情都很關心，尤其中壢事件，不知又有多少鄉親會被

殺害，我寢食難安，所以去找老朋友談，順便談我的抱負。”

“你有什麼抱負未實現，說出來讓我聽看如何？”

“自從我在易社受那些婢女無腸的特務，利用藉口殺害後，我每日就至耿心沒有人實現我的抱負；你我是老朋友，雖然你很了解我，我也不會麻煩你要你實現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雖然為了台灣的前途實現亟鄉親的合作，你很認真地貢獻你的精神與力量，但是你有了家庭，又為了台灣的阿伯阿嬤所以做起事來不像以前那麼有胆量，簡單說一句：因為你太過小心，太怕那些特務的威脅了。”

“這是家情，多謝你的指點，那麼你為什麼不去找許信良麻煩他未實現呢？”

“阿才！這件事情不得隨便，讓我不分析給你聽：

第一：他是國民黨的改良份子，他的看法及作法是針對國民黨的有些反覆而為的，但是他不屬於國民黨所以才會退出以無黨派參加競選；腐敗不夠納罕的國民黨，不僅趕他走，還要不擇手段打壓他；我們的鄉親平常受國民黨的欺侮，

新抗會報復，看到許信良同樣受國民黨欺侮，一種同情心油然而生，所以在“同是被欺侮的國立”著作下，才產生了中壢事件”。

第二：蔣幫朝是不容許反对黨存車，其目的要使反对他的眾多議員及多民衆，由於沒有中心主張而分散力量，由於意見不同而分歧。在選舉時，大家都討厭國民黨的人，所以就把票投給無黨派人士及青年黨或「小黨」，但這種選舉時產生的團結力量，被他們帶進議會或朝局後，就因個人主義不同及受到分化而分散了，這是最可悲的事啊！許信良反对國民黨沒錯，但他的反对些我的反对不同，所以我不用去找他。

“那麼你的意見是要組織一個有主張有力量，不受分化的反对黨？”

“我的主張不那麼天真；康寧祥，後後宏等就是抱着這種看法的，他們要用反对的力量在議會或朝廷佔地盤，希望用民主手段來漸進逼使敵人讓步，這種想法太天真了，你知道國民黨是一個鬼計多端的幫派組織，他為了殺害反对他的人什麼事都做得出来，記得二二八時，那些台僑人處理差

「良心蒙昧，就是太相信國民黨『良善天真』了，所川因而失敗終致遭殺害，我希望我白博人要記住這教訓，不要再那麽天真善良。」

但是，那時是沒有外界給我們台灣人的支援，所以失敗了；現在有那麼多留學生及鄉親作他們的後援，情況和以前不同，所以只要好好利用機會，仍會成功的。

“時代不同了，他們鬼計花有他們制，他制，其報每章是外印虛花我支，他還他還跟着翻新，而後主的宣名最廣總要舉生打的，用不正買量反用其之如士選，醫產士告制總的僅大總的令耶？他們竟利用人竟爾，士競爾此次士競人談受錢事，不只
標榜的傳刊殺使他們人，使是擁護李反錢分的對買化金孟，不竟，
仍裁假獨有恭他界象擁錢銀持固，我們在就用不完呢！”

“什麼組織呢？”

“你不知道嗎：吉狗最近組織「亞裔民主黨」他就是用來打擊你們亞美的台灣人組織，他們希望島內的台灣人都出來，好留得他們清靜。到時候假借公民投票，他們不難操勝算，但也不希望島外台灣人形成龐大的反迫力量，所以花錢畀組織來欺騙外界耳目。”

“那佢有什公見解，指莫老朋友如何？”

這是我和老朋友夢中交談的經過，可惜時間太短了，以致沒有含容他的見解些抱負；我平素只認爲台灣人有自主的

去找人，王幸男遇害後，身受苦刑，牙齒與指甲被拔，頭部亦受傷，這是國民黨一貫的招供伎倆，他是冤枉的。

問：民衆大會，未威逼行，成都參加過，這次錢白，乃主上千的台灣人參加，很有意思，應該多之鼓勵各地台灣人去做。

答：這位同鄉說得很好，我們會健促推動，這是表達我們心願和力量的才式之一。記得七五年，美國福特總統要到北京訪問前，各地舉辦民衆大會（芝加哥、聖路易、洛杉磯、休士頓與華盛頓等），參加的率數很高，比起國民黨的走卒來說，一個偉大的人士，我們的力量確是堅強。我們的同鄉會，人極其多，以及各地的台灣人組織，如協志會等，基礎堅固，這是我們做羣衆運動的基石。

問：我們有什麼辦法促進台灣的省長、台北市長以及台灣總督，由直接民選產生？

答：省長及中央民意代表直接民選的提議，我們早就提出，但國民黨無意改進。我們納稅，當兵，當選有權利未嚴督化。傳統的選舉，國民黨已着手準備，預計將花四億多。

(非官方估計，可能達十億中億多)。這種選舉由三十多個代表團大陸產生的代表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希望，我他去參加也可利用此一機會跟國民黨談，這事正在慎重計劃中。

列此，討論今已圓滿了四個多小時，大家仍情滿懷。黎金策先生不得己，只好請煙。黎金策是金榮先生的一位同事，從事獨立運動不該奉獻。不是一種犧牲，而是為了我們自己和別人的，以及我們的子孫，有希望享受以實際的行動表現。煙榮先生對臺灣大家，向來再踏一大步，獨立建國是這一代台灣人的使命。讓我們共同來參加建國的行列。現今在愉快氣氛中結束。



(上接第32頁 一作夢記)

權利而沒有什麼具體的見解，希望下一次能由他得到一些具體作法及不同見解。